



诗笺

麦尖有芒 心中有光
——致高考学子

□朱海红

一粒微小的种子
深埋于幽暗的泥土
静静地蛰伏
积蓄着生命的力量
期盼出头的一刻

一株嫩绿的麦苗
遭受无尽寒风的侵袭
沉重的积雪
压得它喘不过气
苦苦地坚守
肩负着太多的期望

甘甜的雨露
在五月无声滋润
催它赶快拔节
有谁能懂
青春的困惑
成长的艰辛

当六月的阳光
耀眼夺目
金灿灿的麦浪
列成排山倒海的军阵
接受天空与大地的庄严
检阅

温柔的春风
在三月拂过面庞
唤它茁壮成长

沉甸甸的果实
是给予每一位耕耘者
最美的奖赏

六月

□任东波

六月的河东
麦芒,用细微的躯体
支撑着天空的壮阔
母亲,用预支的慈目
俯瞰着婴儿的睫毛
村庄,被麦芒团团包围
田野简易的画板上
阡陌是一条条交叉的线
农夫是一个个奔走的点

划过疆域
布谷,是提早的晨钟
敲醒黎明的窗棂
母亲,呼风唤雨的节奏
像延迟的暮鼓
父亲,用犀利的双眼
打磨一把镰刀古旧的
寒光

六月之火,烘焙村庄
麦香凝结,终究无法清空
故乡麦浪中没有一粒属
于我
但,它的美属于我

思念的分贝

□晓寒

子夜的旋钮
拧开思念的音量
月光凝成银簪
斜插在夜的鬓角

心底翻涌的潮汐
叩击记忆的确盘
寂静深处的轰鸣
唯有心跳
破译
爱的密码

寂静漫过窗台
风拆解着梦的褶皱
思念在暗处生长

散文

父亲的瓜田

□南崇俊

清明过后,瓜田又被父亲细细耙了一遍。点种、浇水,铺上早就从门市部买的地膜,不几天的工夫,瓜苗就破土而出,父亲告诉我,地膜里的瓜苗出来之后,要把瓜苗上面的地膜弄破,俗话叫“放苗”,让瓜苗见阳光。过一段时间,等瓜苗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压瓜”了。“压瓜”就是用小铁锹铲点土把瓜苗周围的地膜压着,这样地膜才能起到保温保墒作用。

听人说,父亲是村里受人敬重的“瓜师傅”:什么时候育苗、什么时候整畦、什么时候压蔓、什么时候追肥,父亲很乐意将自己摸索出来的种瓜绝活和乡邻们分享。每到卖瓜时节,父亲种出的瓜又大又甜,色泽发亮,乡邻们夸父亲的瓜好。父亲说,种瓜可是个用心的细活儿,同样的种法,人勤瓜才长。

父亲种的瓜苗长得欢实,瓜秧子绿油油的,个个仰着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父亲“压瓜”前先把瓜苗附近的杂草拔掉,再在瓜苗周围压土。他干得很利索,但毕竟年龄大了,刚开始是蹲着“压瓜”,干累了,就坐在地上压,或变换姿势跪着压。我自以为年轻,觉得“压瓜”根本不是事儿。但刚蹲着压了四五棵,腿就感到酸困,索性也像父亲那样坐在地上压,可是太慢了。年迈的父亲比我干得快多了,我坐着坐着也跪在地上压,但地里的土坷垃把膝盖磨得生疼,我也心疼我的裤子。此刻,我真理解父亲为啥不让把旧衣服扔了,来地里干活还是穿旧衣服美,或

坐或跪,都不用心疼衣服。地有点硬,土不是那么好铲,时间不长,我的手掌就被磨得红红的。我还习惯用手去抓土“压瓜”,歇晌时,才觉得手指好像不是自己的了,生疼难忍。如果不小心踩着瓜苗了,还会听到父亲的大声提醒。那时,父亲完全不像平时那样对我们迁就,瓜苗好比他的心肝宝贝,更让他偏爱。

我喜欢看着柔弱的叶子随着瓜蔓的绵延一点点长大,初始像两片嫩绿的豆芽,然后七片、八片的绿叶慢慢遮住了裸露的土地,显出蔚然深秀的样子来。不久,花期紧接着坐果期,毛茸茸的小西瓜便一个个顶着新鲜的花朵冒了出来。每到这时,父亲就经常在瓜地里忙活,把一些小西瓜摘掉。问他为什么,说是长在根部附近的瓜通常长不大,很多还会长歪,只有摘掉,后面的瓜才长得大、长得好。

太阳一天比一天晃眼,西瓜也慢慢地长大。父亲的汗水就洒在瓜田里,他黑色的粗布衫,经常被汗水浸透,又被风吹干,留下一团团泛白的汗渍,再后来,肩背处就被洗得越来越薄,渐渐发黄。等西瓜快成熟的时候,父亲在瓜地旁选择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在上面用木头、砖瓦、草帘子搭起一个瓜庵,瓜庵前两米的地方支起两根柱子,前后左右用木头固定。上面放些树枝之类的东西,可以遮光纳凉。瓜庵里面仅能放一张单人床,父亲每天在那守着瓜田,提防有人来偷瓜。

6月下旬,瓜开园了。先熟的是菜瓜,菜瓜水分多,虽然不甜也不香,但口感清脆。在地里割麦子,热

得要死、累得要命,如果能吃上一条菜瓜,那真是件美事。后来,甜瓜也熟了,最馋人的是“黄蛋子”瓜,又香又甜,离瓜园一里多远就能闻到瓜香。那种香气浓郁酣畅,能渗透人的每个毛孔。人走在瓜田旁,仿佛浑身上下被滋润一样,舒坦极了。西瓜熟得较晚,外形上有花皮的、青皮的、黑皮的,切开来有红瓤的、黄瓤的、沙瓤的。西瓜的成熟标志着瓜田进入收获的高潮。那一个个西瓜,就像一个长着花纹的枕头,躺在瓜田里。西瓜熟得多了,父亲就早早地来到瓜田,将成熟的西瓜摘下来去卖。判断西瓜是否可采摘,对于父亲这个“老把式”来说,轻车熟路。把西瓜放在手掌中,敲着声音很脆,熟得还不好,再长几天;听着声音发闷,熟得差不多了,得赶紧摘下来,不然就熟过了。那时节,摘瓜也成了我们的最大乐趣,总是敲敲这个瓜,摸摸那个瓜。我们把摘下的西瓜,慢慢搬到地头,父亲饭也顾不得吃,装上小平车,拉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卖。那时候刚分田到户,庄户人都不富裕,舍不得买西瓜吃,父亲就想出花样用麦麸换。每当看到父亲拉车换回来的麦麸,他虽然满头大汗,但仍然是笑呵呵的,我知道,这就是庄稼人在享受着收获的快乐。

那些年,靠着种瓜的收成补贴家用,勤劳的父亲不仅为弟弟上学积攒了一笔“备用金”,还帮我盖起五间大瓦房,让一家人过上了清苦却自足自乐的生活。

父亲的瓜田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段人生难忘的经历,更是父辈们奋斗的足迹。

随笔

□王建文

老赵大名赵因龙,村里人叫他“龙娃”。老赵并非官称,按照村里人的共识,只有当了爷爷,才能带姓称“老”,叫老赵也是他有了孙子后才叫开的。老赵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但乡亲们似乎并不服气他,明里暗里总是带着讥讽的口气。因为他太“能”了,村口晒太阳的一群“资深评论家”一致认为老赵的话要等过几年才能兑现,所以村里人对老赵并不敬畏。

改革开放刚开始那年,老赵是第一个琢磨在村里开私人“供销社”的。那时候的村委会还叫生产大队,管事的叫大队长。大队长听了老赵的话,吓得一激灵,饭都没心思吃了,骑上飞鸽牌自行车去公社问主任(相当于乡党委书记)。公社主任也拿不定主意,所以这事终于因为没有接到“红头文件”,老赵的私人“供销社”还是未能开

“能人”老赵

张。5年后,村里开了第一家私人“供销社”——也就是后来社会上最普遍的“小卖部”。

1985年,村里最热闹的大队院对门,鞭炮的硝烟散去,老赵的“饭店”正式开始营业。那年月,老百姓管去饭店吃饭叫“下馆子”,是一件了不得的奢侈行为。有个笑话可见当时老乡们对饭店的认知程度:说是老赵一个朋友出远门,因为妻子卧床不起,委托老赵一日三餐送饭。那个朋友4天后回来询问妻子吃饭问题,他妻子哭诉每天都给她送一些“别人吃剩的菜”。老赵一脸委屈解释说:“那不叫剩菜,那叫‘拼盘’。”老赵饭店最后倒闭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5年后,因为开矿和周边修路建厂,村里雨后春笋般先后开业了七八家饭店,各个饭店食客盈门。

1988年老赵又一次让乡亲们惊掉下巴:他开了村里首个“蒸馍铺”,村里人议论纷纷:都是农村人,谁家

“锅塌了”去老赵馍铺买馍馍吃?不出意外,没出一个月,老赵“蒸馍铺”关门歇业,好在置办的家伙什都还能使,谁家有红白事,借他蒸馍馍的家伙什用,也能获得一笔租金回本。5年后,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慢慢地,人们已经习惯了去镇上买馍,于是村里开了一家“蒸蒸日上馍铺”,生意居然“蒸蒸日上”。

当县城刚刚出现商品房时,敢不敢去城里买房,当时村里人吃不准,就去找老赵商量。老赵“铁口直断”说赶快买,但村里的“暴发户”真正争先恐后去城里买房的事情则是在5年以后。

后来老赵也准确判断过很多有关社会发展趋势的事件,但实践证明,老赵的判断确实与这个时代相比还是有些超前。

近日因为本家侄子结婚,我回村参加婚礼时见到老赵。老赵已经满头白发,但依然精神矍铄,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

夏日(外一首)

□王中秋

熏风轻拂麦初黄,
榴火染枝映夏光。

叶底鸣蝉添趣事,
田园小满韵悠长。

桃园
岁月逝如水,

轮回总不休。
人间多坎坷,
风雨似三秋。
一世常忙碌,
生来有烦忧。
桃园清静地,
诗酒壮志收。

相思

□王过关

由寂寞生。
爱难平,意难平,
仰望深窗月似灯,
不觉天已明。

笑一程,泪一程,
情到深处不知疼,
无